

中国现代经典文库

理想

与气力

● 梁启超



理想与气力

梁启超 著

目 录

说 悔

叙言	(3)
成败	(4)
俾斯麦与格兰斯顿	(6)
惟心	(8)
说悔	(10)
慧观	(13)
成败	(15)
傀儡说	(18)
动物谈	(20)
独立论	(22)
论公德	(26)
论进取冒险	(31)
论自由	(40)
论进步	(51)
论尚武	(65)
释革	(77)
答客难	(82)
忧国与爱国	(83)
无欲与多欲	(85)
天下无无价之物	(88)

说希望	(89)
呵旁观者文	(94)
希望与失望	(101)
国民之自杀	(102)
善变之豪杰	(103)
祈战死	(104)
中国魂安在乎?	(105)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	(107)
养心语录	(108)

理想与气力

英雄与时势	(111)
理想与气力	(113)
国权与民权	(114)
外交软? 内政软?(节录)	(115)
一、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	(115)
二、中国有过国民运动没有	(120)
七、“我”所应该做的事	(124)
鄙人对于言论世界之过去及将来	(126)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132)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136)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146)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151)
第一节 积弱之源于理想者	(153)
第二节 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157)
第三节 积弱之源于政术者	(168)
破坏主义	(176)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178)
保全支那	(180)
世界外之世界	(181)
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	(185)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188)
奴隶学	(190)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191)

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	(195)
过渡时代论	(201)
变法通议 (节录)	(207)
自序	(207)
论不变法之危害	(208)
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	(216)
学校总论	(222)
论学会	(230)
学校余论	(234)
知耻学会叙	(240)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243)
新民说 (节录)	(247)
叙论	(248)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	(252)
释新民之义	(255)
敬告我同业诸君	(260)
与严幼陵先生书	(265)
《春秋中国夷狄辩》序	(271)

欧游心影录（节录）

第一篇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	(273)
上篇 大战前后之欧洲	
一 楔子	(277)
七 科学万能之梦	(280)
八 文学的反射	(282)
九 思想之矛盾与悲观	(284)
下篇 中国人之自觉	
五 尽性主义	(287)
六 思想解放	(289)
七 彻底	(291)
八 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	(291)
第二篇 欧行途中	(297)
二 南洋所感	(297)
第三篇 伦敦初旅	(299)
一 战后雾中之伦敦	(302)
二 威士敏士达寺	(306)
五 下议院旁听	(311)
六 巴力门逸话	(321)

知命与努力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329)
知命与努力	(335)
为学与做人	(340)
敬业与乐业	(341)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343)

人物点评

南海康先生传	(349)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349)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351)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352)
第四章 委身国事时代	(354)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356)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359)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学	(363)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国政策	(376)
第九章 人物及其价值	(378)
三十自述	(381)
戊戌政变记 (节录)	(387)
谭嗣同传	(387)
康广仁传	(392)
李鸿章 (节录)	(398)
第一章 绪论	(398)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401)
第十二章 结论	(406)

说 悔

叙 言

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与一二贤师友倾吐之，过而辄忘。无涯生曰：盍最而记之？自惟东鳞西爪，竹头木屑，记之无补于天下。虽然，可以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也，因日记数条以自课焉。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宗旨，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西儒弥勒·约翰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识。

（原刊 1899 年 8 月 26 日《清议报》第 25 册）

成 败

吾于五年前始为自由书，而以成败章托始焉。今吾将复论成败。

天下无必成之事，而有必败之事。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后为之，则终无一事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败而故为之则治事亦更何取也。孔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呜呼！阅历稍久之后，其必有感于斯言矣。吾昔持无成无败之理想，以谓造一因必有一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远近，非浅见者所得论定。由今思之，吾为一事而诚能造出一因以冀百数十年以后若数千万里以外之结果者，则固谓之成，不谓之败焉矣。而天下事固有糜多少之日力，绞多少之脑浆，及其一败涂地，乃如烟消云散，渺然无复微痕薄迹之可寻。问于将来世界有丝毫影响乎？共事一二人，和血吞而已，而他更何有也。伤哉失败！

且持虽败不败之理想者，少年初入世初任事之人，类多能之。虽然，此不过客气耳。失败者最易堕人志气也。一败再败之后，而最初一往无前之概，已萎丧而无复存。吾见此者数矣。非其人之中变，而根器实有所不任也。上等根器，固非磨涅之所能惧；其奈芸芸众生，具中等以下之根器者，十而七八也。呜呼！此其所以往而不返也欤！

问者曰：子为此言，其阻人办事之心，不亦甚乎？答之曰：不然。办事者有成有败者也，而不办事则全败者也。知成败之义

者，其必知所择矣。惟当其办事也，虽不能要以必成，而必尽其智力所及以期于可成；虽不能保其不败，而必谋定后动而毋或立于必败。此岂徒为达救世之目的而已，抑亦自养其气勿使夭绝之一法门也。曾文正曰：“多条理而少大言。”又曰：“扎硬寨，打死仗。”善哉善哉！吾师夫，吾师夫。

虽然，天下岂有终身不经失败之人哉！粤谚有之：“做过不如错过，错过不如错得多。”失败者实天惠之学校也，能受此天惠与否，则亦视其人也已矣。

（原刊 1903 年 11 月 2 日《新民丛报》第 40、41 号）

俾士麦与格兰斯顿

欧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士麦，英之格兰斯顿。俾士麦之治德也，专持一主义，始终以之。其主义云何？则统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义要维廉大帝而见信用，继以此主义断行专制扩充军备，终以此主义挫奥蹶法。排万难以行之，毕生之政略，未尝少变。格兰斯顿则反是，不专执一主义，不固守一政见。故初时持守旧主义，后乃转而为自由主义；壮年极力保护国教，老年乃解散爱尔兰教会；初时以强力镇压爱尔兰，终乃倡爱尔兰之当自治。凡此诸端，皆前后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焉。夫世界者，变动不居者也。一国之形势，与外国之关系，亦月异而岁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见，至后年自觉其不适用，而思变之，智识日增之所致乎，庸何伤焉。故能如格兰斯顿者，可谓之真维新，亦可谓之真守旧矣。俾公坚持其主义，而非刚愎自用者所得借口；格公屡变某主义，而非首鼠两端者所可学步；曰惟至诚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以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一世之俗论，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见如故，平生之政党，纷纷离合，而

吾之主见如故。若此者，格兰斯顿与俾士麦正其人也。格公倡议爱尔兰自治之时，自党分裂，腹心尽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敌。而格公不少变，乃高吟曰：“舍慈子兮涕滂沱，故旧绝我兮涕滂沱。呜呼！绵绵此恨兮恨如何。为国家之大计兮，我终自信而不磨。”俾公为谋德国之合邦，或行专断之政策，或出压制之手段，几次解散议院而不顾，几次以身为舆论之射鹄而不惧。尝述怀曰：“以我身投于屠肆，以我首授于国民，我之所以谢天下苍生者尽于是矣。虽然，我之所信者终不改之，我之所谋者终不败之。”呜呼！此何等气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惧焉。非有万钧之力，则不能守一寸之功。

（原刊 1899 年 8 月 26 日《清议报》第 25 册）

惟 心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同一风雨也，三两知己，围炉茅屋，谈今道故，饮酒击剑，则有余兴；独客远行，马头郎当，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则有余闷。“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愁，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静，一为爱恋，其境绝异。“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然则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口含黄连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饯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绿耶、果黄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绿、非黄、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绿、亦黄、亦苦、亦甜，一切物即绿、即黄、即苦、即甜。然则绿也、黄也、苦也、甜也，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

有二僧因风飏刹幡，相与对论。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往复辨难无所决。六祖大师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

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天地间之物一而万、万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风自风，月自月，花自花，鸟自鸟，万古不变，无地不同。然有百人于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风、此月、此花、此鸟之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千焉；亿万人乃至无量数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亿万焉，乃至无量数焉。然则欲言物境之果为何状，将谁氏之从乎？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忧者见之谓之忧，乐者见之谓之乐。吾之所见者，即吾所受之境之真实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然则欲讲养心之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三家村学究，得一第，则惊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视之何有焉？乞儿获百金于路，则挟持以骄人，自富豪家视之何有焉？飞弹掠面而过，常人变色，自百战老将视之何有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自有道之士视之何有焉？天下之境，无一非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实无一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乐之、忧之、惊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境则一也，而我忽然而乐，忽然而忧，无端而惊，无端而喜，果胡为者？如蝇见纸窗而竞钻，如猫捕树影而跳掷，如犬闻风声而狂吠，扰扰焉送一生于惊喜忧乐之中，果胡为者？若是者谓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

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

（原刊1900年3月1日《清议报》第37册）

说 悔

语曰：君子之作事也无悔。悔也者，殆非大贤豪杰之所当有乎？虽然，佛教曰忏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凡古今大宗教教育之主旨，无不提倡此义，以为立身进德不二法门，则又何也？

《大易》四动，曰“吉凶悔吝。”吝者凶之原，而悔者吉之本也。悔何以以为吉之本？凡人之性恶也，自无始以来，其无明之种子，久已熏习于藏识中。故当初受生之始，而无量迷妄，既伏于意根矣；及其住世间也，又受众生恶业熏习所成的社会之熏习。彼此相熏，日习日深，虽有善根，而常为恶根所胜，不克伸长，不克成熟。于是乎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

子张，吴之狙佞也，颜涿聚，鲁之大盗也，而能受学孔子，为大儒，曰惟悔之故；大迦叶，富楼那，皆顽空之外道也，而能深通佛乘，列于十八大弟子之数，曰惟悔之故；保罗，与耶稣为难最力者也，而能转心归依，弘通彼教，功冠宗门，曰惟悔之故。至如卫之贤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晋之名士周处，幼年为三害之一，后乃刻厉自新，为世名儒。以子夏大贤，而丧子丧明，恸天痛哭，自诉无罪，及闻曾子之面责，乃投杖而起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彼其心地何等磊落，其